



好大一棵银杏树

杨长余

炊烟袅袅,溪水欢歌,群山葱郁。熊家溪古围墙旁边那棵古老的银杏树,在夏日微风中犹显生机盎然、青翠挺拔。随风摇曳的枝条左右摆动,片片绿叶翩跹起舞,仿佛在诉说着鲜为人知的尘封故事,又或是在展示着绿水青山间的宁静与祥和。

说起银杏树,就不得不提到古银杏树。在我的家乡水富,银杏树比较常见,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都有它们的身影。然而,拥有上百年树龄的银杏树却只有一棵,它生长在轿顶山遥相呼应的熊家溪,是当地树干最高、树冠最阔、树径最大、树龄最老的树,也是当地唯一一棵“孪生双叉”树,被人们称为“千年银杏树”,其树干上挂有林草部门制作的“珍贵树种”保护牌。

这棵古老的银杏树,大家都习惯称它为“千年银杏树”,在一些文章里也有所提及。那么,它到底有多少年树龄呢?是一百年、几百年,还是上千年?几年前,我们几个“探秘者”带着这个疑问走进了熊家溪,仔细观察了这棵古银杏树,拜访了薛家大院的几位高龄老人,并翻阅了熊家溪薛氏族谱。根据几位高龄老人的叙述以及薛氏族谱中与这棵银杏树有关的记载,我们推算出这棵银杏树种植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前后,距今大约有190年。

据薛氏族谱记载,这棵银杏树是一位薛氏家族的女性先祖种植的。她在煎熬的中药包中发现了白果树种子(当地人把银杏称为白果),便挑选了几粒种在自家地里。后来,其中一粒种子发芽成活,长成了如今这棵参天大树。

相传,自那粒银杏籽破土而出后,薛氏家族的这位先祖便奇迹般地痊愈了。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银杏果作为中药材确实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李时珍曾言:“白果可入肺经、益脾气、定喘咳、缩小便。”《本经逢源》中

也提到白果有降痰、消毒、杀虫之功效,可治疗疮疥疔瘤、乳痈溃烂、慢性淋浊等病症。相传,薛氏先祖病愈后,认为是银杏果发挥了重要疗效,于是便把已成活的那棵银杏树视为“救命树”,并精心管护,希望它早日开花结果,好让更多的人“药到病除”。渐渐地,这棵银杏树越长越大、越长越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成了熊家溪薛氏族人心中“图腾树”和薛家大院的“风水树”,严禁任何人破坏,这才成就了如今这样一棵参天古银杏树。

近看这棵银杏树,其树根深深扎进土里,并向四周延伸。主干直径达3米,需5个成年人手牵手才能勉强环拥,树高近40米,站在树下仰望,必须使劲仰头才能看到树梢。树干在距离地面约5米高的位置一分为二,形成了“孪生双叉”树。其中一枝叶丫斜向薛家大院,宛如一只巨大的“手”紧紧呵护着大院;另一枝叶丫斜指水富市最高峰的轿顶山,仿佛要与远山一较高下。这两枝叶丫在大小、形状、倾角、高度基本相似。

从远处眺望,这棵银杏树的主干和两枝粗壮的树丫构成了一个“Y”字,既像夫妻手挽手,又像情侣紧紧相拥,还像雄鹰振翅,欲飞向苍穹。若忽略5米高的主干部分,两枝粗壮的树丫便形成了一个“V”字。这棵银杏树的形态就是这样自然天成、枝繁叶茂、奇特壮观、寓意美好。

多少年来,这棵银杏树的两枝叶丫虽在四季的更迭中各自向阳生长,却始终紧密相连、不离不弃,共同守护着薛家大院,共同见证着熊家溪的岁月变迁。

薛家大院位于银杏树的右侧,是水富市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相传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期,薛氏先祖来到熊家溪,择地而居,垦荒种粮,繁衍生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薛家不但人丁兴旺,还建起了大院,兴起了产

业,富甲一方,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如今,在距离薛家大院左侧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纸厂”或“纸厂湾”的地方,据说这里就是当年薛氏先祖开办纸厂的作坊基地。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大富大贵之家也有烦恼,他们时常担心家中的财产被土匪、强盗抢夺。薛氏先祖为了保护自家财产,组织族人在大院外围建造了一堵又厚又高的石砌围墙,并修建了几座可供射击的碉楼。

据薛氏族谱记载,薛家大院及其围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薛家大院一部分是木瓦结构,一部分是石木结构。在建筑的基石、梁椽、檐口、木质门窗以及屋内香案上,都装饰有精美的雕刻图案。这些图案均为手工雕刻,有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等,线条流畅,做工精细,栩栩如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薛家大院的围墙全部用几百斤重的石条砌成,最高处约8米,平均高度4米,平均厚度1米。如今,残存的围墙约有80米长,墙体上仍可见多处用于自卫的射击孔。在围墙的东南面有一通道,宽约2米,高约2.5米,应该是当时出入宅院的大门。在大院的西南侧,有一座用石块砌成的、高约15米的碉楼,碉楼四面设有多个瞭望口和射击孔,至今保存得较为完好。大院围墙建成后,有效保护了薛氏家族的财产安全,为薛氏家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大院和围墙构成了“回”字形,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后来,人们和薛氏后人便将薛家大院及其围墙统称为“薛家围墙”,这一专属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山河无恙,古树长青。围墙外的银杏树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钢铁卫士,日夜守护着薛家大院。这棵银杏树宛如一处随四季交替而变化的多彩画廊。春天,新芽初绽,嫩绿的叶片竞相生长、舒展;夏日,绿叶遮天蔽

日,树下成了大家乘凉的好去处,孩子们围着树干嬉戏、追逐,大人们则盘坐在树下拉家常、话发展;秋天,翠绿变金黄,风起时片片黄叶纷纷飘落,铺出一层金灿灿的“地毯”,有的则随风四处飘散,像是在告诉人们秋天来了;隆冬时节,树上还会挂满雾凇或雪花,洁白如银。

熊家溪的薛家大院和古围墙是薛氏先祖从无到有、逐步走向辉煌的历史见证,对于研究本地发展历史和传承本土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值。2017年6月,“薛家围墙”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时光与物随流水,世事如花落晓风。”昔日的薛家围墙,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虽然这些辉煌随着历史的车轮渐行渐远,但当我们仰望银杏树、近观古围墙,细看薛家大院时,仿佛又听见了历史的诉说,窥见了兵荒马乱中的不屈不挠,感受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如今的熊家溪,正沐浴着新时代的东风踏浪前行。一条连接庙棚公路主干道的的水泥公路从薛家大院下方横穿而过,环绕整个熊家溪,让村民的山货药材、土特产品能够快速走向市场。清澈的熊家溪溪水沿着沟渠奔腾而下,汇入中滩溪后,一路向东,流入横江。大院四周,新建的房屋错落有致,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熊家溪的这棵古老银杏树,用它那厚重的年轮记录着薛家大院鲜为人知的过往,守护着熊家溪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时,薛家大院里炊烟袅袅升起,熊家溪畔山欢水笑,绿树丛中蜂飞蝶舞,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乡村美景正徐徐展开。而那棵高大无比、青翠挺拔、寓意美好的古老银杏树,定会让你文思泉涌,遐想无边。

家乡的泉水

梁明全

是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家乡的泉水是无私的。它不仅滋养着我们的生活,还滋润着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在泉水的润泽下,家乡的田野变得更加肥沃,庄稼也长得更加茁壮。春天,泉水流过的地方,小草探出嫩绿的脑袋,花儿绽放绚丽的色彩;夏天,泉水为人们带来清凉,也为庄稼送去生机;秋天,泉水见证丰收的喜悦,金黄的稻谷、香甜的水果都离不开它的滋养;冬天,泉水依然默默流淌,为来年春天积蓄力量。

家乡的泉水承载着满满的回忆和情感。在我的童年时光里,泉水是我最好的玩伴。我常常在泉水边徜徉,或在溪水中嬉戏玩耍。炎炎夏日,我会一头扎进泉水汇聚而成的水池,尽情享受清凉。那时的我,无忧无虑,快乐无比。长大后,虽然离开了家乡,但每当想起那清澈的泉水,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浓浓的思念之情。

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乡,再次

来到了那熟悉的泉水边。看着那依然清澈的泉水,我的心中感慨万千。岁月虽然在流逝,但家乡的泉水却始终如一,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见证了家乡的变迁。如今,家乡的人们依然享受着泉水带来的福祉,他们用泉水洗衣、做饭、灌溉农田,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

家乡的泉水,是大自然的杰作,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瑰宝。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更教会了我们感恩和珍惜。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家乡泉水宛如一方净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慰藉和洗礼。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家乡的泉水都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

愿家乡的泉水永远清澈、甘甜、灵动,继续滋养着那片土地,滋养着那里的人们,为家乡带来更多的生机与活力。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自然馈赠,让家乡的泉水永远流淌,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财富。

端午之殇

汨罗江一路高歌
溅起的音符飘荡在历史的琴键上
仁人志士的情怀
穿越时代的长河
触摸历史的脉搏
粽香在大地回荡
龙舟飞奔在沸腾的血液中
一个可歌可泣的形象 荡气回肠

腰间挂鞘的剑客
纵身一跃 竟成千古
世人的哀叹与怀念
不会被江水带走
投入的祈愿 能否唤回一条生命

手中握紧橹棹
把龙舟划进历史的港湾
饱含着米粒
咀嚼出一个时代的酸甜苦辣
一个人的信仰理念
无法装进政治的书笈
纵然拔出鞘
也难以雕刻出滚烫的文字

终归
赤子之情遥寄江水
翻腾的浪花
泼墨成永不褪色的重彩
静静地沐浴在血泪凝固的江水里

端午抒怀

一个个粽子在开水中跳跃
哪知和汨罗江的波浪一起翻滚
一丛丛菖蒲在水边摇曳
哪知水底忠魂拔剑的声音仍在隐隐作痛
悬挂在门头的艾草
归还给剑客
让龙舟在鼓点声中
划进港湾

每一个动作
都让泪水漫过五月的天空
随着人群的涌动刻在心窝
吟诵着《离骚》《九歌》……
去追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把楚国的天空擦亮
真实地映出一个诗人
站在江边的身影和水花飞溅的故事

汨罗江的水
在五月慢慢地流淌吧
让颗颗泪珠化作思念
让缕缕粽香绕过江边
串起赤诚和忠贞的肝胆
沿着千年的时光隧道一路走来

五月

我们在大地上播种诗行

一群水鸟迎着江面低飞
翅膀拍打着两岸不时发出哀鸣声
艾草和菖蒲也低下头来
朝着江水努力伸展
长出串串悲伤的文字

一年一度的鼓点在江上拉开序幕
寻找着英雄的足迹继续向前
听到两千多年前那一次怀恨的跳水声
再次把滚烫的文字铺洒在江面
还原成爱国的诗篇

翻腾的水里粽香四溢
人们蒸煮着一个时代的辛酸
端坐在火炉旁眼含泪水
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祈祷
谈论着家国情怀的英雄气概

完成一切活动之后
正如《怀沙》的最后一笔
似乎在雷鸣声中石沉江底
世人从此穿越火与流水
在大地上播种着诗行

端午(组诗)

毕先强

